

金

文

最

金文最卷三十九目錄

碑

姜氏云亭房題名碑 明昌四年

姜孝儀

應州重建廟學碑 明昌四年

李仲略

曲阜重修兗國公廟碑 明昌五年

穆昌世

汾州昌甯公冢廟碑 明昌五年

張守愚

創塑先賢先儒像碑 明昌五年

郭壽卿

靈巖寺田園碑 明昌六年

周馳

潞州儒學碑

毛廕

康澤王廟碑

毛廕

鳧山人祖廟碑 明昌七年

田肇

許州重修宣聖廟碑 明昌九年

白清臣

梁公畫像碑 承安二年

郝長卿

澄城縣重修唐相鄭國文貞魏公廟碑 承安三年

澄城縣令艾公遺愛碑承安四年以上原列卷七十七

孫鎮

定州創建圓敎院碑承安三年

楊乃公

西嶽灝靈門碑承安三年

楊庭秀

濟陽縣創建先聖廟碑

陳大舉

長子縣重修宣聖廟碑承安三年

史倬

佛塔山高僧祠堂碑承安三年

臯甫希宗

雞澤縣重修廟學碑承安四年

董師中

綏德州重修儒學碑承安四年

劉忠

保德州重建廟學碑泰和元年

張令臣

重修殷太師廟碑泰和元年以上原列卷七十八

范構

金文最卷三十九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姜氏云亭房題名碑

明昌四年

姜孝儀

水行於地其源深者流必長木生於土其本固者枝必茂人居於世其德大者固宜克昌於厥後者哉先太公抱大賢之道起渭水之濱應非熊之聘其德固曰大矣垂二千年閒苗裔詵詵然仍多顯人然謂源深則流必長木固則枝必茂不其然乎初爲周文王武王師號太公望一號師尙父武王克商首封於齊傳一十九世至康公貸爲田和所滅遷於海濱方未失國時子孫先已散居韓魏齊魯之閒有世居淄川者縉紳之士代不乏人在唐末咸通閒有隱君子諱慶者因避難自淄川徙家於沈之乾封築汶上晦其德不耀死葬所居里之東原生子諱達能嗣其先志亦隱居有子諱端五代時爲乾封縣令捐館之後皆祔於先塋之次自乾封而

下亦縉紳之士代不乏人迨祥符間有學士諱嶼者一枝更改卜於太平鎮西關外五里采山之陽自時厥後又有宣德諱鏐者亦別葬於瑕邱故趙之原皆云亭隱君之苗裔也三所之內旣多名士又出顯官其進身者或擢第於楓庭或承居於世祿或以孝行之選而起於鄉校或以遺逸之興而召試中書或習武略擢爲殿魁其居職者或讐芸閣之書或剖銅符之政居蓮幕治琴堂者又何紛紛如也文武萃於一門青紫踰於□世此云亭房名聯仕版者亦不下於淄川者矣苟不記之則後世子孫又烏可得而知哉茲者有族姪洪爲人旣孝且義將祖林內墳墓應破壞者出已錢買博造棺一一營之又率眾族建祭亭於林所告成之後詣曲阜告僕曰可建碑於亭孝儀謹案云亭房世譜自乾封以下居仕籍者開列於後時明昌四年歲次癸丑七月日裔孫姜孝儀謹追記

石刻拓本

應州重建廟學碑

明昌四年

李仲略

卽學爲廟以事夫子其來尙矣漢唐而下自京師達於州縣其所
以崇奉之道愈久而愈嚴故像宇制度莫祀規式雖亙百世而不
易者也應之爲州雖號居山閒然爲北道望郡且距都畿不遠非
若蜀郡之陋僻其文明之教不接於京師者宜其校舍之宏麗廟
貌之嚴飾有加而無替也學之興始於遼之清甯迄乎天慶閒雖
僅加營繕狹隘庫陋殊不稱事以奉事先聖先師之意然有廟而
無學且與古戾國朝奄有區夏垂八十年干戈藏於府庫庠序布
於寰海彝倫攸敘文教煇興大定乙巳閒同知張侯下車未幾慨
然始有完葺之意乃揆日量地庀工度材興其傾圯易其朽腐益
大而新之且又創爲師生之位祭養之具垣墉之樸斲之工甫就
緒而侯引年去位其旣茨丹雘猶未暇也若有俟焉耳明天子嗣
位詔天下學校增弟子員置儒林官月課歲考勵勤懲惰作養士
類仍命守臣以文致身者提舉學事節度王公以年高德劭由北
京通守來領髦節奠謁之始徘徊瞻顧思有以成張侯之志於是

布恩澤宣教條理寃信善剔弊扶蠹未期月而政平遂日至學舍訓誘諸生導其未至且語其所以增飾之故一皆不及於民捐廩入以僦工役解左騑以運瓴甓夙宵一心暑雨不解心計口授各有程式至於藻井板幕綵繪一新堦城累甃平直如削兩廡從祀遵豆簠簋按之禮圖靡不完潔東廊之南別構大堂以時講肄下至庖湍莫不有所皆前此所未有也又總費幾七十萬噫道之興廢繫乎世事之顯晦存乎人惟張侯克慎其始惟王公克成厥終殆有數焉友人孟德潤昆弟同年高巖夫皆應之聞人也具道其故且命志其事若夫經畫之始已具待制敬甫之記茲不繁敘嘗聞之學者學聖人之道者也豈徒誦說其文而已哉先王之時射鄉食饗養老賓賢以至獻囚獻馘無不出於學者嗚呼去古遠矣先王之道所以得傳於後世者惟學在焉曩時垣宇蕪廢鞠爲芻牧使承學者無所庇而爲之師帥者且恬不爲怪或齷齪細謹或耽樂宴遊至於公署頽毀而略不加葺尙奚及於學校哉今而後

將見郡之俊秀鼓篋而入者朝絃夕誦嘯嘑聖真明先王之道其緒餘土苴猶能優取科第以備朝廷百執事之選如剖荆璞而得玉入滄溟而求珠隨取隨獲而無匱者皆自二侯始故喜而爲之書

石刻拓本

曲阜重修充國公廟碑

明昌五年

穆昌世

齊景公富有千駟之馬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顏子貧居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孔子賢之何哉蓋在昔以德行獨冠於四科以好學常存於一心遊於聖人之門欲深造聖人之道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當時洙泗之閒杏壇之上濟濟然三千之徒峩峩然七十之賢無能出其右者可謂絕倫離類宜乎後世稱爲亞聖嗚呼其人遠矣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廟貌雖存殿宇將廢仰而觀之虛簷罅缺鳥鼠都至矣俯而視之敗壁傾摧風雨難蔽矣今幸遇明天子啟運龍飛天位崇儒重道宣文教以彰化明昌建元之初以肆眚之恩頒行

於天下一應故廟隳廢者仰所在官司檢料修完明昌二年春本縣檢計斯廟方行請修以文宣王廟縣官監修功尙未畢力不暇給明昌四年冬十月方始經營擇吉日命良匠揮斧斤治材木作之者翼翼築之者登登或仍舊以修理或作新而勦建正殿屹然而所立卓爾四筵崇起而如翬斯飛其制度也簡省其規模也宏遠雖無山節藻梲之華侈刻鏤雕文之奇巧梁棟堅固可歷年多門扉軒牖加葺以整嚴階砌垣墉增修而具備再飾塵埃之故像重修黼藻之光華廟宇一新燦然罔有不完矣究此鳩工之匪易至於改歲以方成計營造費用之不輕係國帑泉流甫支給非出於民也旣而告成念無文以紀之將何以傳於久遠吾屬經營締構之難後孰明者乃命治□□進士穆昌世爲記其興作歲月之首末誌其營建成全之勞效雖不能文具道實事又何□□仍繫以辭曰

猗歟子淵德行純全聞一知十天資超然有過不貳或怒不遷好

學善進服膺拳拳仰慕聖道鑽之彌堅簞瓢自樂孔子稱賢克已復禮爲仁是先苗而不秀良可惜焉故廟增葺越後超前寫之貞珉以永垂傳大金明昌五年歲次甲寅三月旣望鄉貢進士穆昌世撰

陋巷志

汾州昌甯公家廟碑

明昌五年

張守愚

天有五行水爲之長水之爲用大矣哉極天下之信善利萬物而不窮苟失其信亦能害萬物至於懷山襄陵下民昏墊當其爲害時聖王在上用能俾乂故自五帝以來有水官掌治之少皞之裔孫昧爲元冥師元冥乃所謂水官也昧爲子長昧之子臺駘臺駘能嗣其官業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顓頊嘉其功乃封之汾川厥后有沈妣蓐黃四國世守其祀而不絕至春秋時晉主汾乃始減之子產是以謂臺駘汾神也良有以焉甯化縣郭西南二十餘里有定河村村側有小邱左汾堧右谷口高且尋仞廣殆畝餘上有叢祠古往流言謂爲臺駘墓主汾神而土俗雖承傳之久亦不

知所以然又不喻建祠之由第以土地神視之故其祠宇稔爲風雨所蔽莫之省焉今按縣境處汾水上游實太原之域昔臺駘業官於此受封於此其生也既有功於此而死乃葬於此不其然乎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山林川谷邱陵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若臺駘乃勤事禦災有功烈於民宜在祀典之族也禮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災則禋之說者謂祭其先世主山川之神非獨祭山川之神也明昌五年州得任從仕爲判官任諱知微博聞之士也因悼徒俗顛蒙瀆神之祠乃追討圖誌以春秋傳考證之覈厥事跡知其昭然不紊爲神之墓神之廟矣乃與儒士史世雄宋鉞取舊圖經參較編次增補其闕具載以事以示鄉人由是民曉然知所敬在是乃相與修廣舊祠闢其堂塋易庫爲崇延袤兩序增爲周廡蔽其陽門益之東西偏至於塗塹瓴甓繪飾之屬煥然一新仍得任公所書故事封爵廟號榜於題觀者莫不喜悅然後

眾乃環聚而言曰惟神塋兆廟貌旣在吾里則神之靈尙安往哉
且吾里之生咸賴汾河之利並水而居未嘗有泛溢之厄得非神
之力乎今祠宇旣甯吾屬當以時敬祀之以報神休於是以每歲
仲夏潔誠修祀具牢醴牲餼奠於堂上作樂舞戲伎拜於堂下是
日闔邦遠近觀者如市大爲綴樂以極歲一方之遊觀也自承安
以來仍歲遇旱羣僚有禱必獲嘉澤從此邦人荷神之庇益深而
敬祀之心如在之誠不敢慢若稽神之靈應在人者遠則唐有令
狐楚謝雨文之碑次則晉有昌甯公之封近則宋有靈感元應公
之贈宜濟廣惠之額今則靈威素著定河之稱舊郡守賈公禱雨
獲應詩皆可證驗茲惟典故之實及耳目所接可信後世者概書
之石以著鄉民興祠崇典之實庶使後無復有味謬如前日者云
山西通志

創塑先賢先儒像碑

明昌五年

郭壽卿

夫事數預定物理自然豈虛言哉昔夫子藏素書於懸貳其文曰

暫離以至公爲心無一介私已勸化□□人樂爲助惟恐弗及縣
官公餘必以造□□□者諭之從禮如過度者納之合度□□
得其實情者勉之以勤勤者激之以賞故□忘其勞至以費至寡
而功多力勿極而□□明昌甲寅仲春丁未日經始距仲夏已□
□□宛邱侯顓孫師至頓邱侯琴張三□□蘭陵伯□□至
昌黎伯韓愈一十二□□□□金鄉侯澹臺滅明至徐城侯
公西歲三十□瑕邱伯左邱明至新野伯范甯□十二先儒列坐
西廡凡八十五像□□□□□□□□□□至於門闌窗□
□□□□□□□□及前建學之碑雖有□□□又□□其文□
□餘官名□□□□□□□□命石□□□□屹立□□□□
□□□矣哉有闕里之風□噫□學士□□□於前四明府能俾
勸於後上下相承□□斯事永爲賢士大夫之所瞻仰邑里子弟
之所慕樂豈不偉歟斯人也豈非眞儒所□董仲舒鍾離意者乎
較其修書拭履等功殆有過之蓋事數物理自然而不偶耳功成

詣僕求記喜口而樂道之遂成斯文刻諸貞珉云

夏邑縣志

靈巖寺田園碑

明昌六年

周馳

濟南靈巖自法定禪師肇建道場於今幾千載矣峯巒奇秀祠宇雄麗號天下四絕之一比邱恆二百餘眾雖四方布施者源源而來然其衣食之用出於寺之田園者蓋三之二其地實亡宋景德間所賜也逮天聖初稍爲人侵冒主寺者不克申理但刻石以紀其當時所得頃畝界畔而已其後紹聖開掌事者稍怠左右口口遂伺隙而取之時長老妙空者雖訟於有司其地未之能歸也至廢齊時始徵天聖石記悉歸所侵地然石記字畫已皆駁缺寺僧口其歲久愈不可考因請於所司口令主首故老與夫近鄰其立界至迄今阜昌碑石存焉聖朝天德閒復有指寺之山欄爲東嶽火路地者旣而省部委官驗視考之阜昌碑文不得遂其詐因符移府司府司迺印署文帖給付焉大定六年朝廷推恩弛天下山澤以賜貧民由是諸山林舊所固護者莫敢爲主樵者薪之匠者

材焉凡森鬱叢茂之處皆濯濯如也惟靈巖山林以其有得地之本末故獨保完明昌三年提刑司援他山例許民採伐由是長老廣琛訴於部於省才得地之十一二也五年琛復走京師詣登聞院陳詞蒙奏斷用阜昌天德所給文字爲準盡付舊地省符旣下於是口事僧悟寶陳於府再給公帖矣將復刻石以爲後人之信遂丐文於歷下周馳乃爲序其終始之實而書之或曰世人所以不能脫世網而逃死生者以其貪愛爲病也如來有藥爲之對治止於一捨而已故深於道者視軀命猶視外物況外物乎見眾生飢餓雖刳割支體了無靳惜今琛公以土地之故至取必於朝廷而後已斯無乃口於其教歟愚應之曰不然夫刳割支體以噉眾生則可矣若刳割眾生支體以噉眾生豈理也哉抑嘗聞客有捐萬口口口以遺累者蓋初無難色及有人託守斗粟則不敢縱鳥雀耗口一餉何則自爲爲他之理異也且夫寺之常住所以贍養十方口口口也渠蓋不得已而爲眾主持口爾非所私有也如視

其湮沒而弗與保護因而絕大眾日用之資乃曰吾能以捨爲心然則所捨者口誰物耶知是理則知琛公之口口違佛教矣或者釋然因併書其言以告來者使謹守焉

泰山志

潞州儒學碑

毛麾

禮經有言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又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以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由教化之本太平之原靡急於此一日而不可廢也自封建五等之爵罷天下爲郡縣承流宣化共理之效責夫守令號師帥之官其閒遵古制迹揀選賢能稱爲得人享祚長永惟漢唐爲最如漢之文翁唐之常袞又其超卓著見者也文翁守蜀起學成都市擇諸生開敏有才者親加飭勵待以殊禮吏民榮之爭爲弟子富人出錢求之大化僻俗學於京師者比蜀於齊魯至孝武帝令郡國皆立學還從文翁始袞爲福建觀察使初建人未知學袞大設鄉校使作文章躬勤講道與之鈞禮游饗得與習爲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厥

後建蜀名士輩出聲動海內二公各立生祠春秋配享迄今宗仰
顧不美哉皇朝龍興太祖皇帝應天順人以武定寰宇太宗皇帝
聖烈丕承卒其伐功雖誕布文德以綏遠邇而儒學之事未遑徧
舉逮世宗皇帝撫運御極猶殷高宗周宣王懋中興之業乃賁明
庶政表章六藝卽京兆立教養之法合菁莪樂育人才之雅外官
到任謁境上神祠首詣宣聖文明之治寢以隆昌矣主人嗣復追
順孝帝旁招俊乂用闡大猷降及節鎮同京府教養復經義宏詞
制舉添律學人試義童子念六經諸科擢第凡在選官並帶提舉
學事文風炳然將匹休三代下鄙漢唐爲不足較也宗室懿親左
右貴臣比比分典大藩以明倫善俗風教是尙前禮部尙書翰林
學士承旨李公領懷州節度旣告致政不數月復起領潞州節度
公澤之高平人澤今爲覃懷支郡而舊隸上黨二除皆衣錦寵命
輿論所嘉焉下車未幾千里翕然若素被陶冶稔聽號令知所畏
愛矣一日與賓屬議及州學歎咨隳毀且怪其制度卑隘則知兵

火之餘因陋就寡草創所成卽謀重修務增廣而一新之邦人大
悅前有形勢之家冒侵土地久假不歸者盡歸之鄰接相礙參差
斷缺不能自安者盡願斂之於是捐清俸請公帑助工役繪圖按
式大加營建正殿中峙長廊翼舒殖殖其庭高門有伉殿次起堂
以待橫經問道譙談仁義中門東西兩序對爲廳事以俟奠謁之
官更衣望揖至於生徒齋館貯藏庫廩一一備具莫不棟宇雄壯
丹堊鮮華耽耽闕陽沈沈闔陰使望之者悚過之者趨在侯伯之
國禮典之廟實爲稱矣公以提舉職事每常訪臨督勉進修曲爲
誨諭豈有繼城闕之游挑達而失其業見行俎豆之禮低迴而不
忍去異時觀光應聘當有若蜀之揚子雲司馬長卿建之歐陽詹
者出焉彼文翁常衮亦安得專美於前歟學之正錄士來索紀言
麾辱公知遇作同志友乃獲其慶斯文之亨會庸贊吾道之主盟
是誠可書也故樂爲道之

潞州志

康澤王廟碑

毛麾

蓋聞水經云平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卽書所謂壺口也自壺口而西南二百餘里曰平山水潛出其下曰平水州圖經亦曰晉水其源亂泉如蜂房蟻穴潑沸於淺沙平麓之間未數十步忽已驚湍怒濤盈科漲溢南北溉田數百頃動碾磴百餘東匯爲湖曰平湖杭稻菱芡晉人取足焉其事見於宋名士謝景初記宋敏求書泉之旁有舊祠世祀神龍爲此水之主相傳劉元海僭據時重築陶唐金城有韓媼得巨卵嬰兒化蛇之異斬蛇尾而泉湧焉遂資以灌溉新舊圖經寰宇記並載其事後因祀之曰龍子祠遇旱致禱卽應宋熙甯八年守臣秦請封澤民侯廟額曰敏濟崇甯五年再封靈濟公宣和元年加康澤王廟有唐天祐二年宋寶元三年政和四年感應碑傳祀旣久官民崇敬廟制寢廣草木蔽翳清流白石爲州勝地封連幢接凡斷岸絕澗則架以垂虹之橋採蓮捕魚則泛以畫鷁之舟當春之時花光柳色作紅雲翠霞蒸煦遠近太守與州人來游簫鼓相閒車馬相望於山水清輝之際不知浣花

曲江之美較此孰多兵火蕩盡將四十餘年民思所以興起而未
有倡之者江陵黃公來宰臨汾理成化洽匹古循良之吏故能一
新縣署再創宣聖祠繼大修陶唐祠又審民心欲成龍子祀而修
之創獻殿設齋廳置風師雷師山靈河伯之殿庇二庫以亭前鑿
養魚池長廊周步幾二百閒至於廚庫靡不周備廟門仍舊曰敏
濟中門三閒曰善利正殿曰康澤後設龍母殿以事韓媼增葺溪
上舊亭曰清音取選詩山水有清音之意然後見公善政與此山
此水俱無窮焉迺合眾願以志於石作迎神送神之曲以侑神云
山西通志

鳧山人祖廟碑

明昌七年

田肇

混沌肇分天地開闢有民人則有君長自盤古而來遐哉邈乎其
詳不可得聞太古既遠三皇迭興爲皇初之首者伏羲也按帝王
世紀伏羲風姓有大聖德繼天而王位正東方象日之明以木德
而治天下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

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連山歸藏實自啟焉然後成於三聖爲六藝之首示萬世之楷式後之有天下者莫不宗而師之所謂法始乎伏犧者信不誣矣而復治干戈而飾武崇禮樂以尊文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取犧牲以充庖廚之用此伏犧氏行事之大略也夫太古鴻荒之世人倫未立男女混淆夫婦無別伏犧迺更造作爲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此伏犧氏所以基皇德也然後混淆之風一旦革之故孔子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則禮義有所錯也此道以行萬世之後猶以父母尊之其成人之深也如此古滕之鄒蓋春秋邾子之國也山川奇秀民物豐阜邑之西南五十餘里有山曰鳧魯頌曰保有鳧繹卽此山是也東西二山相峙皆目爲鳧奇峯聳拔高出雲表嘉木擢幹鬱鬱青青眞一方之勝地也越東鳧之西麓有伏犧廟存焉按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犧陵蓋鄒嘗隸兗故也然祠宇日久堂廡傾摧

丹青剝落罔堪顧之先是大定二十九禩世宗皇帝有旨凡廟宇載在祀典者並使修完自是之後未始興造越明昌七載有提判陳公巡按之滕搜索稽滯見斯事之未濟乃命州之主者亟爲行之使州廼以鄒令張公專典其事仍以省錢八十萬爲重修之費公奉命後鳩工聚材起於是年秋九月建十月而落成一錢不取於民一夫不動於眾優游而爲之仍以己俸修廟門兩掖垣墉肇忝張公同事因以斯文見託義不可辭肇以爲此一勝事也有可尙者三世宗皇帝欽崇祀典使有功於民者萬世血食此可尙者一也提判陳公能興其滯而行之此可尙者二也邑令張君奉行其事而畢之此可尙者三也繼今以往春秋焚修之人愈不遠而來絡繹疊嶂矣肇因紀其實而書之明昌七年十月記

許州重修宣聖廟碑

明昌九年

白清臣

上卽位之初歲在庚戌改元曰明昌薄海內外悉臣悉主地廣民眾軍國事繁慮汙吏之貪殘冤獄之沈滯欲激濁揚清勉勵學校

庶遠近之風同歸於治乃以天下分爲九路設提刑司以廉察之
皆遴選人材能幹濟者俾充是任今開封府者與其路之一也至
五年前官解秩別議升除卽以絳陽李公愈特預其選公先被綸
命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之志而署事之後閱月之餘審事之繁
簡度地之遠邇乃出已見以事申達朝廷曰許之置司地雖得中
而事非要會如移之南京上則統軍之兵署次有留遲之二司軍
件夥繁民訟填委加以賓國之進貢使客之往來事之繁劇實在
於彼公以是而申請之而朝省以所口之常特許可口旣而得遂
所請卽率州學生而語之曰提刑司今聽遷南府顧愈之廨舍俱
無所用適居郡庭之街左實文明之地也其宣聖廟可遷於此汝
等速宜詣州投牒而告指之翼日具事自陳其詞則州倅折公彥
襄欣然從之至次年正月會提刑判官高公中立巡按至都尋令
遷舊廟宣聖顏孟塑像而置於廳事其東旁使宅以爲州學又次
年春丁釋奠權州節副張公吉達謂諸生曰此提刑衙然已改爲

廟學終未得省庭行下明文恐非經久之便而提口節判裴滿公
沒烈協贊其事而其申之至是年六月承省部準申符文令從宜
計置以爲廟學未幾又蒙官爲支降省錢俾增塑十哲繪畫七十
二賢計議揆度之閒命節使白公璋來典是郡下車之日首謁庠
序之教亟命增修之乃委長社簿郭大中暨清臣監修繪畫之事
各敬從所命故向之或缺者皆補而完之越明年五月功畢一日
係籍儒生樞衣升階而請之曰今廟貌奕奕然聖容穆穆然黌館
綽綽然實許昌之壯觀學者之深幸焉茲皆出於提刑使李公創
始而郡僚克終故能成此一段奇事豈可泯而不傳蓋廟之所居
從昔至今凡四遷矣初則置於兌隅次則遷於震位靖康之亂焚
滅無餘逮本朝復其疆土又遷於鄧洵仁之故宅而僻居郭外連
郊牧之地其殿宇卑微齋舍湫隘甚不副國家右文養士之意猶
有唐代故碑乃劉夢得所製之文也余徐應之曰舊廟之碑亦嘗
見矣雖時代遼邈兵火屢遭龜趺不存而碑文獨在考其年禩計

今之相距凡六丙辰矣噫事之興廢物之消長亦時之待焉豈白樂天謂劉禹錫之文所在有神物護持之誠哉是言也今若督余繼作其所謂刻畫無鹽唐突西施生曰時異事異豈以此而固辭況先生名列學宮申稟之事皆親見之安可反求他人乎由是不敢拒眾人所請亦樂道人之善因淪硯奮筆直書其歲月云

許州志

梁公畫像碑

承安二年

郝長卿

昭義軍觀察判官梁公自明昌二年到任政口神明迫口旱歲民艱於糴口贍濟口術又誘上戶人等就祐聖寺千佛院設粥一百日俾免流殍之厄是年稅起平陽府送納艱於險阻公特申令入洺州折納米路既平坦民止一宿而迴讚詠之聲沸於田野繼承恩命充提刑判官迨承安改元經冬無雪春復愆陽潞澤懷孟等州再罹荒旱公馳驛按視思復拯胥自春徂夏兩申朝省蒙聖恩垂憫再倉均濟外令減價出糴不啻數十萬石由是粟無湧貴人

獲再生協氣橫流薰爲休徵澍雨屢降無愆其期多稼芃芃迄成
豐年公之力也路民思之甚於甘棠有州中百姓韓通壽旣高以
郊祀赦恩帶口稟性正直樂聞人之善眾皆稱其好事一日請於
余曰通有誠願欲畫公之像鐫之貞珉庶幾朝夕得以致敬傳其
碑本於人俾之永永弗忘敢告以紀其實可乎余曰此善事也當
其成之又安敢辭公姓梁口堂字國寶涿州危陽人時承安歲次
丁巳中元日上黨笑翁郝長卿述

石刻拓本

澄城縣重修唐相鄭國文貞魏公廟碑

承安三年

孫鎮

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建不世之功若
鄭國文貞公者其可謂不世之臣歟公以不世之臣而遇太宗不
世之君真千載之嘉會也夫值千載一遇之世將行千載一隆之
道豈但期會簿書聽訟獄而已哉公亦自以爲不世之遇而能展
盡底蘊無所隱太宗和顏從之如不及是以貞觀閒斗米三錢外

戶不闔兵寢刑措庶幾唐虞之隆嘉謀規益凜凜乎皋契夔稷伊望之風也公姓魏名徵字元成本魏之曲城人新舊二史載其致君澤民行事炳炳如丹固不待吾言而後見也其祠舊在縣之西門外始也繪像縣學門廡東壁逮宋宣和間縣令張綱別立祠堂塑爲貌像焉歲月滋久堂宇傾圯神像剝缺加之其地荒僻殆不副忠臣賢輔所居吁可怪歎今主上踐祚之明年敕修天下忠臣義士廟宇有司以公祠聞於朝然久不時報縣令艾侯憫其荒廢乃別卜地建廟築垣於南郊外三十餘步輸已俸以遷焉於是公之孫與闔境士民贊助而成之不勞民不費財經始於十月斷手於十二月其堂三間五架中塑公像及其孫驀秉笏侍立於左東西廊廡一十間各二架廟門一所使歲時祠謁者如事其生公之在唐先有賜莊在縣北曰修善村其子孫家焉因命鎮曰良輔驛曰賢相皆以公故也公之家世蒙給復下逮五季宋初亦然及韓魏王琦西帥也奏官其十五世孫道嚴至大觀政和間賜銀六百

兩絹五十端以彰賢臣之後本朝定國軍節度使傅口申諸朝亦
贈其十七世孫世祥嗣守其先塋蓋令德之後也因并紀其實以
告將來不惟使後之繼業者不墜其家聲抑將使爲人臣者以道
事君措天下如貞觀之治願不偉歟侯字長卿屢宰劇邑所在有
治聲澄人畏而愛之其德政茲不悉載異時秩滿代去縣人指此
祠爲甘棠之茂舍云承安三祀冬十二月晦日將仕郎同州教授
孫鎮謹記

石刻拓本

澄城縣令艾公遺愛碑

承安四年

孫鎮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守非人則千里之民受其弊令非人則百里
之民罹其殃由斯言之今之縣古百里之國今之令古百里國之
諸侯屬當是任顧不重哉同州澄城縣漢唐三輔之屬邑土沃而
民殷事叢而業鉅自嬴秦破滅六國遷其豪傑以居關中風俗精
悍自古號爲難治本朝以武德定天下遴柬其人宰是邑者往往
皆碩德偉望承安三禩夏六月前縣令艾侯膺命來莅是任爰自

下車公勤於職寬而能斷嚴而不苛申明條約檢束胥吏待僚屬以禮馭口民以信修固城隍明置里堠不閱月治績告成於是興口舉廢修葺縣署次第一新之至於佛剎道觀無不增飾其修學校治齋舍擇里中賢子弟教育作成之俱有規式縣之西郊舊有唐相魏鄭國文貞公祠堂湫隘卑陋神像毀裂侯以爲前代諫臣無能出其右者而習弊乃如此於是擇諸爽塏得善地於郭之南因民心所欲而遷焉是年之冬天子遣信使大比天下戶籍邑中里胥迫於限促其閒不勝差互侯以新舊籍參校租稅丁黃下皆刪定人服其公平無敢譁者自侯到任之後每風雨愆期以香火詣佛圖澄洗腸泉默爲民禱雖左右莫知也旣而三日之內輒獲感應是致闔境之內不旱暵者三年而亦無風雹之災前主簿馬丙亭業已受代而遽告逝遺孤女六人皆長成而未聘也一孫雖甫及成人而未娶侯哀其孤貧皆爲擇良配而婚之其嫠得釋重累而還於鄉里百姓韙之以爲復見古人焉往來客宦有貧乏

不能自振者皆爲之調濟其輕財重義好施以周人之急類如此
及其秩滿而歸也民惜其去遮馬首於路而不得行至有涕之無
從者其既去也百姓蘇居仁等思其遺愛皆以爲古之循吏有去
思者有生爲立祠者自今觀之我侯何愧焉於是其爲專祠於文
貞公廟之東使邑人春秋瞻拜而奉之侯大興人諱元老字長卿
家世貴顯以父蔭入仕俾力於酷征之任積官今爲定遠大將軍
嗚呼侯之於僕有三十年之舊知其爲文最能得其詳及予來官
馮翊嘗詢其政跡而稱不容口於是撫其善狀喜而書之於石以
告來者承安四年十月望日立石

澄城縣志
以上原列卷七十七

定州創建圓敎院碑

承安三年

楊乃公

大開元寺之東南有圓敎院者迺崇敎院之南院也攷其根源有
所來矣爰自聖朝撫定之後有主僧口定圓口爲本院房廊褊狹
僧口口遂請口到招賢坊空閑官地式段計陸拾陸畝環築垣牆
作院子居止有餘隙地悉爲園圃布壠口口植蔬菜以給齋殮

之用四時無所闕矣至大定二載幸遇世宗皇帝中興凡天下寺院無名額者許以錢易之當是時復有主僧口定善口躬率清眾樂輸貨泉以資於口官謹請其號敕賜曰圓教院卽與開元寺崇教院係是一家並立常住至大定十八年亦有首僧口淨月口與眾清議南院雖有名額殊無聖像使往來奉教檀越何所口口甚爲闕典迺與尊宿諸執事人輩同心戮力出外分化遠邇聞之無不響答有助材木者有助塼石者有助笆瓦者有助人功者施無多寡咸應其言或肩背負荷而送者不憚煩勞或車牛運載而來者口口迢邈於是擇吉日命良工創建大殿五閒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厥後有主僧淨璋相承其意於殿之口口口雕木彌陀三事供具莊嚴花果閒錯朝夕參奉禮靡所闕仍選丹青妙手於東西兩壁繪轉山羅漢及北門左右亦寫白蓮社圖觀其人物奪真水深石硬木老雲閒爲當代絕筆繼而有傳戒沙門淨藏眾凡事之未備者欲以補完遂於彌陀後屏起塑觀音大士及願茲寶字內

猶壤地外且土階迺口口衣口特命工匠治剗砥平悉令砌塤左
右前後整整一新由是緇徒寢廣梵教日隆古人有云建非常之
功必待非常之士此數公者若匪非常之人安能立如是之功哉
逮承安三祀有見住持賜紫沙門法號崇遐字公遠俗姓龐氏迺
南唐人也自童幼好誦金剛經年十有五意欲出家母與兄俱不
從後一年私遁詣本州開元寺毗盧院迺今崇教院也於常住執
役九齡至大定初始受具時年二十有七也禮僧淨慶爲師後復
於忠老親授心印兼通禪律至於孔聖老氏之書亦嘗留意屢有
著述文翰俱奇凡院門力役之事必身先之及所受檀信舍施口
資悉入常住不爲私積賢哉箇中人也僕因暇日泊棲真老人同
謁寂照啜茗之餘師謂余曰每慮院額敕文歲久遺忘欲刻諸石
傳之不朽以此見師之雄材大略不惟增光象老之規模抑亦垂
示後人之軌範請予爲文僕以年齒衰殘懶親筆硯然與師交契
甚厚固不敢辭因撫其實而書之時承安三年莫春晦日中山致

仕楊乃公記

石刻拓本

西嶽灝靈門碑

承安三年

楊庭秀

口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皆以口山爲州之鎮據五方之正卓然者稱嶽焉嶽者靈氣之所宅與他山則異矣華居口鎮豫州天子巡狩則至焉口口則至焉秩以三公之禮載在祀典後世冊以帝王之號蓋致崇極之意也宮闕制度稱是然遣使歲祭無敢廢者迄今羣盜蜂起廟爲之墟危簷廣廈化爲煙埃所存者口垣而已聖朝之撥亂返正也四海乂安百神受職凡列祠官者靡不興修世宗嗣位光昭先功尊嚴祀事屢詔有司俾加增葺由是廟宏敞略與舊等獨灝靈仁和之門僅得十二明昌七年口月口議王公來作州牧是口口祝冊自京師至王公率僚吏奉冊宿祠下禮畢慨然歎曰嶽居天地間功利及於民者大矣興雲而產財用水旱口沴則禳之癘疫爲災則禳之郡守爲民之父母而神能安利之則事神之心其可忽口禮諸侯祭境內山川有不舉者君削以

地今則臺門卑陋不稱神居非郡守之責而誰歟乃聞諸朝尋而符下令用香錢爲繕修之費公召州中耆老而告之曰朝廷起是門計其所支才及昔口之半緣此機會俾復其舊可乎皆曰一方之民受神帡幪之賜久矣莫有以報方且歉然倘郡守有意唯命是從公遽輟已俸爲之倡導華陰縣令大興嗣主簿高瑀從而和之軍民聞風踴躍歡喜富者施貲貧者効力雲集輻湊莫之能禦興嗣與瑀秩滿乃諉主簿陳祖虞領其事募民匠率州兵經始於承安二年六月就緒於三年七月正門偏門月廊凡百楹至於斲削之工塗茨之飾輪焉奐焉皆中其度計材木甃石之用夫匠氏之工民亦與焉落成之日邦人和會眾目聳瞻咸生敬肅而相語曰向之齷齪褊狹今崇構而宏大矣向之漫漶黯澹今丹刻而藻麗矣三峯屏開二水袂抱晨煙晚翠口輝口口誠關中之壯觀也凡守是邦者或拊摩其民而取譽者有之畏避其事而養高者有之孰肯措心於此閒哉非豁達果斷者曷能口然莫不歎賞而去

未幾除書至公改授河北西路轉運使友人范瑾致書於庭秀曰
公之來宣布教條勸農桑窒奸宄廓儒宮豪猾不得肆其欲民以
是安其業營齋廬豐祭物恢復五門起百年之廢口口是甯其居
民安神甯二千石之責塞矣及公之去華民攀援莫留口口宣沸
欲樹豐碑以紀公之政迹爲威林之甘棠子盍爲紀之華庭秀鄉
國也又與公舊義不可辭竊惟公文章政事爲昌朝用炳炳著在
簡策天下所共知也又豈待庭秀之筆而後口揚哉自愧其不知
量也然喜華人感公之德厚愛公之意深故樂爲之文著於廟石
繫以詞曰

巖巖華岳崇五千仞金天之英豫州之鎮德成萬物秩視三公祀
典所載明王是崇有事則堂有災則口凡禱輒應疇敢不敬惟神
之口宮闕穹窿口此兵厄煙埃一空惟我天子禮厥百祀命守土
臣恒加敬口守臣不職口以虛文制度稽舊十之四分公來口口
慨然遐想臺門卑陋民何景仰公乃經營霆激風生萬指雲集樓

觀崢嶸百年□□一旦而起壯不過奢麗不及□治郡三年教行
訟衰諸縣豐登神陰相之民愚□□神幽難事民安神甯賢哉長
吏洎公之去□人何依萬□同音遺愛是思書公□□揭之廟石
令聞其傳與山罔極

石刻拓本

濟陽縣創建先聖廟碑

陳大舉

國家承平日久自京師至於郡邑莫不有學使秀民得以講道藝
其中三歲賓興拔其尤者所以粉澤禮樂教化之功者甚備天下
十有九路文風號稱郁郁然者莫如山東山東會府有三溪山秀
爽號稱多名士者莫如濟南濟南屬縣有七水陸俱通四方遊販
歲集而月至者莫如濟陽濟陽有桑蠶之饒戶口殷庶其俗尚義
任氣然失在夸奢者或有其天性好學如漢太史之說者亦不乏
人故知名場屋者往往輩出縣舊無孔子廟凡二仲月釋奠縣官
以著令不敢廢期至借屋行禮或僧坊或驛舍無有定處前後不
知幾令佐而已雖閒有欲作新廟貌者以品地不能專輒計其工

費聞於府聞於轉運例以剏造故難之其事屢寢無如之何一日諸文士相謂曰吾儕尙有闔廬而先聖先師無奠帛獻牲之地彼釋老之徒溺於怪誕猶知修飾祠宇丹刻輪奐無所不至今吾徒反不如彼得無惡耶且十室必有忠信況萬室之邑乎吾徒苟能倡之以誠豈無賢達以誠相應者哉因謀諸邑人得衣冠之族趙氏者願獻地楊彪者畫其位置願爲殿爲堂爲齋房爲庖湍單父商者王彥願爲戟架門及兩廡進士李仲熊爲之倡魏如翼范師祖盧守簡馬遵古張炎李亦顏數人相左右之請於有司旣允而後除地於蓬藿之聚鳩材庀工以大定十四年五月經始二十四年八月落成勅新先聖先賢之像凡配享從祀者俱以位序列焉秩秩繩繩應圖合禮他邑之祠莫及也觀者嘉歎旣而李仲熊以書徵文於予曰敝邑自天會八年改置以來有司以簿書不責者爲不急故未遑於學舍幸獲攷實出私泉不煩公帑一物恐來者忘其勤宜有紀述方礪石以待僕以爲學校者風俗之本原而人

不可一日無也古者黨庠術序之教明於上孝悌睦婣任恤之行興於下蓋人性遷革磨揉入於善者皆由於學然其事難成也久矣雖當途顯人猶病不能爲況里居之士乎楊王二公慷慨好施誠能不愛資貝爲人之不可一日無者使春秋奉祀有嚴生徒肄業有所其於風化不爲小補將見聽絃誦而仰仁風而凜古明秀之俗成詭欺薄惡之習變入其里多禮讓之貌行於野無負戴之老抵冒殊扞者絕爭田之訟椎埋弗率者傳問孝之章如此然後見修學之意也承安三年六月旣望

濟陽縣志

長子縣重修宣聖廟碑

承安三年

史倬

夫子之道卓哉其神之所爲乎雖寥寥數千載之後學者仰之爲師表宜乎饗血食而弗能已也本縣舊有廟實在公廨外門之西偏尉廳之南基制卑陋僅一室而已自宋建中靖國元年邑大夫始卜東南隅易民家地而遷之焉議者爲宇必於東南者蓋取文明溫厚長育之地也正隆之後廣威劉公奉直王公繼爲邑宰率

眾出泉皆有增修其規制輪奐有加其舊然功未克終而俱已代去故人心咸以爲歉俄復歲久日削月朘寢以傾圯庭宇荒蕪三十餘年不堪其敝陋服儒之服誦儒之書者恬然不爲慮入其門不過長太息而已會明昌初新主嗣位崇尚儒術作成人材文風炳然迺詔郡縣有孔子廟皆舉而新之時言事者以爲賦調不充宜罷不急之役議雖從之然獨茲廟之新其事行焉縣司因得計度工費上其事於計司遂可其請而官爲給錢以繕修焉然歲比不登前政亦倦於勤故因循五六年未克就緒迨乎洺水焦公來主縣簿悵然興念誓果於行時僕以官閑居封部暨廣平宋公因得股肱協力勸率士子與有力者俾其興作因而增大之賴眾心忻然莫不響從乃各署名陳牒於縣仍願出家貲以佐其費由是羣工鳩集略無廢時公亦爲政之暇不以慢游爲好日來爲督其役噢噢而掇之薨薨而度之凡百執事皆說其使而忘其勞也起於歲之夏初而告成於歲之秋其梁柱悉施以金碧牖戶悉塗以

丹腹觀之者罔不動心駭目崇其堂室峻其牆仞階垣螾砌完然一新又重繪先師暨七十二子像前設祭案春秋釋奠足以陳籩豆簠簋之儀殿之南砌爲戟門殿之後立東西齋寬綽俾足以處生徒仍大起講堂及旁兩廡足以待教者廚爨器血纖細悉畢備茲亦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之遺制也面勢軒敞壯麗宏大甲於他邑且上黨天下之脊而長子實郡城西之大邑也俗多敦本近古而士風不替加以今日廟學之興後學鼓篋如歸方領矩步委蛇其中絃誦之聲洋溢於外俾異日觀光射策鉅儒名士相繼而出不其偉哉噫凡用力少者易以收大功大則艱於成不然何自戊寅迄今四十餘年經營締構至於再至於三而後大就焉豈非起廢修弊自有其時歟抑亦建功立事必待能者歟僕幸得區區從事於此迺撫其實而書之庶幾來者知其所自成之始末云承安戊午季秋二十有六日立石

長子縣志

佛塔山高僧祠堂碑

承安三年

皇甫希永

太元肇啟而眾象形焉川岳分司而蒙爲地上之天仰觀千峯高聳萬壑深幽吐霧吞煙主持造化故洞經載東蒙之錄真誥云蒙藏神經萬卷隨口出世宜乎有韜光之士以居焉仙飛羽化者莫口勝紀如陶真人楊真君輩是也昔有高僧明淨者不知何許人厭捨凡塵膾臊名利帶索自樂不口飢寒嘗隱是山思禪窮岫精誠遐徹神合太元口人虛白所向咸歸當境亢旱祈雨輒驗唐貞觀二載天下自冬及夏常暘不雨禾稼萎枯萬姓焦然天子詔道釋二門岳瀆名山及諸從祀者普令雩祭而無應朝士相顧慘切無奈有侍郎潘公者嘗守東武問明淨能致雨奏聞詔至闕帝問以所需荅曰罷諸淫禱惟靜念三寶慈濟四生國內琳宮梵宇賜以香油照燭帝與官民齊心謝過七日之後甘澤必降上乃從之臨期師謂宰相房元齡曰天西北有白虹試觀之尋聲卽見曰雨至矣底哺雲合雨降海內通洽萬物肥蘇四民歡暢咸賀有年帝大悅度僧三千以答淨德詔住密州茂勝寺後乃入滅蒙下居

民立祠奉之歷代彌遠堂宇隳壞徙其像寄於靈顯廟至承安二年秋七月既望祭於廟有耆老韓同等共謀曰此非高僧所居矣本村之前一山拔秀名曰佛塔山北望龜蒙東瞻玉虛西觀漏澤南口沂河可建祠否僉應曰諾卽選日築基人皆忻忭競輸美賄莛楹佳材功將告成補塑真像采繪光輝邀黃冠士庶以香花伎樂紫節旌幢移迓高僧奉禮事已維首韓公恐世不知其高風道跡來詣白雲屬予爲文幸無辭遜欲伐石以刊之俾千古而下靈爽無昧希永不揆庸愚校諸古典訪聞耆耄述其本末謹以爲記大金承安三年歲次戊午三月二十五日白雲口白雲居士皇甫希永撰

費縣志

雞澤縣重修廟學碑

承安四年

董師中

夫國之興化有本原吏之爲政有先後稽之舊令天下郡邑通得建立廟學以崇奉先聖樂育人材庶其遵道德勸孝弟變民風而易民俗化之本原於是出焉今夫守令其任是責者歟而在官者

不以屑意至有宇舍久廢而不復與夫僅存而不葺又不以時修
祀事廡生徒問之則曰獄訟或不得其情賦租不登其數簿書冗
而不治盜賊發而不得是吾憂也學之興廢蓋有司不責以爲急
者何與吾事嗚呼亦豈足與語爲政先後之序者哉雞澤爲邑最
古見於春秋時桑土沃美人物阜殷國朝天會初王師伐宋圍洺
縣爲土賊占據民廬公舍焚蕩無餘撫定後寄治於北臺頭村至
今因之後之來者姑務增修廨宇完治城郭而已承安三年正月
高君瑑由奇嵐州司候廉陞來此視事之三日當謁先聖吏白以
無所君諤然曰士不可一日無學民不可一日無教而況春秋釋
奠著在典禮庸可闕諸乃召士人與僚屬議姑聞之有司否則別
圖以卒事皆悅曰諾俄有邑民郭慶等五十餘人來告曰吾邑雖
褊小而讀書後進由宋至今未嘗乏人獨以學校不修無以居處
講習有愧他邑今君銳意興建是將誨我子弟節我閭里我等願
出財力爲君一切成之不必費官而勞人也君大喜曰汝意誠嘉

雖然吾忝而長不可以後之遂與相縣之東南隅得亢爽地七畝而卜築焉於是縣令出已俸百千主簿縣尉各五十千郭慶等悉具所用材費工傭廩食其餘士民不以貧富至於鄰境好義者聞之皆樂助功經始於是年五月朔畢功於四年六月祠有正殿曰大成從祀有位講有堂曰稽古有兩夾其東西廡爲肄業之齋有前後三門儲積之庫庖湫之位列以其序而後宏麗端正雄長諸邑旣落成矣生員張環具其事不遠千里而來告漳川居士董師中爲文以紀始末居士曰雞澤吾鄉屬縣也高令吾爲御史中丞時臺掾也吾稔知其爲人令於吾鄉士譽籍籍益信其爲才吏也夫天下之事多廢於因循苟且必得有志之士果敢爲之然後克舉嗟乎自天會迄今七十餘年凡歷幾政其閒豈無有志之士所以未復者因循苟且之罪也今高君始至不累月稱治凡政令之下民趨勸之首議建學應者如響可謂有志而果敢爲之者也誠能誘掖士類以賓興之將見秀民充出舉芳桂而書澹墨者相繼

皆君倡之也秋八月上丁始有事於先聖先師俎豆莘莘禮服燦
燦升降興俯皆中儀矩父老嗟歎復見太平令典邑人化之則禮
讓以興爭訟以息然則勸學之道豈曰小補之哉余既喜君知爲
政之先後而不以有司所不責者不急又嘉慶等至誠以成君之
美爲吾鄉光顯事皆可書也於是乎書高君字子玉登明昌五年
詞賦進士第隆州利涉人也

廣平府志

綏德州重修儒學碑

永安四年

劉忠

秦并天下以赤翟故地十五縣爲上郡今綏德是也漢初入於匈奴
唐逼於吐蕃五季領於李仁福蓋其民不沐中國涵養之德爲
日且永其以綏德得名者亦以彝夏錯居止欲撫綏安輯之已至
於教化遽暇及哉國朝之興今殆百年民漸文化然以州據形勝
襟帶關隴控制靈夏實爲用武之地又莅政者率多武人故學者
比內郡爲少袁承安四年東原高公口名進士爲軍事判官繼而
毫社秦君守正復以通儒來守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廟居州之西

北夾城池污下廣不盈畝庭宇像設不具惻然以爲陋謀徙而大之明年得地於州之東南極亢爽遂營新宮從夫子於陳蔡者像之登於堂餘六十二子續於兩廡簠簋登豆罍罇坩俎春秋祀事凡所以用之者如禮卽其宮學爲室筵齋講庖廚凡所以資之者無不備鑿宮前土山闢其扉以臨通達方其營宮也凡業學以吏者約割月俸餘亦率私錢以助幾百萬市材徵工神棲甫基秦君守正陞尙書工部爲郎中高獨典其事自夏及秋六閱月而工畢由是境內及旁郡來學者眾乃以書走東垣請予爲記予以爲王者之治教化爲先古者國家黨遂之閒有學有序有庠有塾所以涵養其民爲至詩書六藝鄉射食饗以習耳目以易心志以充其四體而變其風俗其嗜好口腹之欲日用而不去閒陞其材以爲天下用其或不率然後束之法令威之以刑罰其治本末如此故天下之勢安危治亂每視其學之興廢天下之吏固受其民而牧之者當奉教化宣之於民至於簿書期會刑罰法令一二胥吏職

爾然非知治之審則亦未嘗不本末倒置蜀不知學文翁刺蜀興學立教民去其魯柳俗并袁子厚不鄙其民動以禮法爲新廟學亦自矜奮噫當文翁子厚之時循吏爲多至使夫子之教化遠被彝貊獨善二子者二子能推其本也今秦高君於莅治之始建學校作士之氣以奉天子教化爲己任使其民知中國涵養之德適以慰秦漢唐五季之不幸其功豈不並蜀與柳耶可謂知本而得爲天子吏之體矣是以樂爲之書

緱德州書

保德州重建廟學碑

泰和元年

張令臣

鄉里設爲學校三代之所同也儒者宗師仲尼百世所不易也祀孔子於學而配以顏淵魏晉以來尙矣唐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自是郡邑之有學有廟徧天下保德初號定羌軍宋平河東置以控夏人景德二年改今名本朝開創因其故歷五十餘祀升爲州自建城堞卽爲邊戍地險而瘠民安於儉約故必積久然後庠序可興宋熙甯間守臣高公渙嘗建於郭外之東南毀於

兵大定庚寅高公懷貞知軍事卜吉於茲前門旁廡與殿四合內
殿復爲面丈之室宣聖十哲像設於室閒以孟子居顏氏之次其
餘高弟與先儒圖形殿壁明昌甲寅歲王公嘉言作州刺史又起
講堂於殿之陰泮宮之制寔以備矣泰和改元冬予守是郡二月
上丁致齋見其規矩狹隘殊失尊嚴且敝壞不修後將滋甚欲申
請於有司慮拘文循例所請不能過數萬未有以處之奈何學正
王用傑與諸生進而言曰吾輩蓄念久矣如太守一言則固有願
爲者居數日僚吏士庶各輸有差布籌算數總二十七萬有奇予
默而計之瓦甍官所有也力役兵所爲也至攻木至於設色其閒
或易舊以新或從無創有凡物之價與匠之傭度以三十萬止今
已十之九矣設有未濟以俸續之可也繼而有二車至知事已集
亦爲之助於是卽日興作先治殿宇改棟梁遷柱礎非務侈前適
求中度次治兩廡則補而葺之塗而鮮之時幾秋仲亟遷聖像完
其缺略正冕服之不中制者又立曾子像而升於殿自顓孫子張

至劉向繪於左廡自林放至范甯繪於右廡從學令也荀楊王韓
未有別室亦分而繪之凡九十有六人明年春復修講堂桯楸
桯皆易以新以堂之舊材改建齋舍四閒八月哉生明乃會賓僚
於堂學生自旣冠以上皆與席且使落其成則庶幾更相敦勸而
朝夕從事也酬酢旣奠罍客有旅進而前者請曰春秋釋奠自此
能備禮矣諸生肄業教化自此而興矣論秀而升行見至此而盛
矣可不刻石以紀敢丐其辭予嘉其意書其歲月并述前事之本
末以授之

保德州志

重修殷太師廟碑

泰和元年

范搆

衛州西北距城十有五里卽殷少師比干之墓唐貞觀中太宗文
皇帝東伐高麗取道於茲嘉歎其人改贈太師諡曰忠烈公置守
冢五家爲之置奠且命從臣敘其事而鑣之石表暴其事奈廟之
舊制旣狹且陋上雨旁風無所蓋蔽由上而下曾莫之顧春秋往
祭者不過田夫野老餽糟醪音樂嘲嗜其神之不享可知已今

皇上嗣位四方久安特詔封植其處命守臣以時致祭泰和初大儒孟侯來守是州遂出私錢十萬完緝建正殿五楹塑神之像四壁圯墁以沙且圖神入隊與山水之狀門及窗香几之物墨如也殿之前接以走廊次則之南獻堂橫亙五楹堂之前庭中樹屏一列及置廟垣之外門五楹殿之右脅別置室二楹抑爲完好若此者上以彰大國家禮賢之恩下以激勸臣子盡忠之義何其偉哉昔商王受無道謂已有國不愛乎民欲己有命不畏乎天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比干念己於國位則少師族則叔父所痛者祖宗之大業將墜微子不死則足以繼之祖宗之成法將湮箕子不死則足以傳之是身之於後無復所事率以諫死然則固知其死無益而必死者深欲王之悔過而國所以存且不忍見王之爲惡而國亡也比干死不得不就生不得不忘方其未死之前武王憚而不敢加兵及其旣死之後武王觀兵孟津以伐殷以死生爲存亡蓋君子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者信矣夫今孟侯之至

首及斯事又豈徒然乎侯名鑄字成仲大名莘野人大定閒第進
士得古人休故忠貞之操發於中而行於外如此始廟之新命錄
事絳陽李君護作功訖且道予曰此之美事不刻諸石將致湮沒
予不能文第得其實而遂爲之樂道云

河南總志
以上原列卷七十八

金文最卷三十九

金文最卷四十目錄

碑

肥鄉縣創建文宣王廟碑 泰和六年

龐雲

綏德州新修州學碑 泰和元年

失名

嘉祥縣洪福院碑 泰和二年

失名

鈞州靈泉禪院碑 泰和二年

馮仲端

伏犧廟碑 泰和四年

石抹輓

大茂山總真洞修殿碑 泰和四年

岳安常

重修潤國禪院碑 泰和五年

趙良

鉅野縣漢御史卜公廟碑 泰和五年
以上原列卷七十九

張濬

三原縣后土廟碑 泰和五年

王希哲

重建龍神廟碑 泰和六年

鄭澤

立義坊重修社壇碑 泰和八年

任偉

立義坊義冢碑 泰和八年

栗希孟

重修趙王廟碑 泰和十年

失名

甯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王若虛

眞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見文雅

王若虛

單州烏延太守去思碑

大安元年

張名闕

清豐縣重修宣聖廟碑

張獻臣

泗水縣重修舜帝廟碑

大安元年

陳恕

洞眞觀碑

大安二年

失名

重修中嶽廟碑 大安三年

趙亨元

眞定府元氏縣開化寺羅漢院重修前殿碑

大安三年

劉夔

投龍碑 大安三年

失名

投龍碑 崇慶七年

失名

以上原列卷八十

金文最卷四十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肥鄉縣創建文宣王廟碑

泰和六年

龐雲

自古之君天下國家者莫不師法孔子至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廟祭孔子以爲先聖又取及門高弟顏子配焉以爲先師釋奠之禮由是著令唐開元中封以王爵謚以文宣宋祥符復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洎之肥鄉縣廟學久廢至宋熙甯元年濮陽李公爲縣尹復修之後六十年值宣靖間歲飢民散盜賊蜂起其學宮悉爲灰燼迨我聖朝受命削平禍亂四方底甯迄今八十年矣戶口滋殖旣庶且富當偃武興文之時凡責承宣職撫字者皆宜以教化爲大務乃縣尹之至者不以此爲心但汲汲簿書獄訟督責賦稅而已俟其考滿受代而去殊不知學校者教化之本原也禮經有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

學仲舒亦謂古之王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教化行而習俗美鄭欲毀鄉校子產不從以其爲治務之本也且國有四民士居其首學以居位曰士士之入學所講誦者詩書禮樂也所修習者德行道藝也相語言者仁義也皆六經典籍所載治國治家治天下之道孔子之至言也講之久矣習之熟矣一旦國家選而用之使之莅官行法施於有政則不待臨事閱習而後能也用能以儒術飭吏事以文雅斷國論所在則化所居則治此非設學養士作成人材之明效耶方今明天子在上崇儒尙文爲治道之先泰和元年以令頒告天下若無廟舍者刺郡以上官爲創建諸縣許士庶自願建立鎮陽張君諱利用字廷玉爲縣主簿以縣之宣聖廟及學舍廢之久矣乃舉令文以咨縣尹意以爲不急之務其議遂寢未幾適以縣尹承省召解印去張君攝縣事乃復申前議於是縣之諸士人與民好事者相勸願以家貲出助而以狀聞於君君

以學之故基卑隘相縣之東南隅得亢爽之地且以面文明之方也乃攻築之其良材堅甃工匠人力凡百所須無不備者經營築構不日而成乃於正位大成殿塑宣聖像及亞聖顏子孟子十哲像前東西兩廡繪七十二賢像冕旒章服制各異數丹青炳然粹容如在講經有堂肄業有齋貯書有庫修膳有廚壯偉闕敞煥然一新然後考制度爲俎豆饌餼爵簠簋二八月上丁日行釋奠禮旣成勸諸鄉先生率子弟之秀異者入學修舉子業縣民來觀者無不加肅敬之心焉相與語曰今之肥鄉彬彬然齊魯禮義之鄉也皆主簿張君化之成俗而然也落成進士王天衢等請記於子是爲記

肥鄉縣志

綏德州新修州學碑

泰和元年

失名

秦并天下以赤翟故地十五縣爲上郡卽今綏德是也漢初入於匈奴唐逼於土蕃五季領於李仁福蓋其民不沐中國涵養之德爲日久矣且永開下以得名者亦以夷夏錯居止欲撫綏安輯之而

已至於敎化遽暇及哉國朝之興今殆百年民漸知化然以州據形勝襟帶關隴控制靈夏實爲用武之地又莅政者率多武人故學者比內地爲少衰承安四年東原闕名進士爲軍事判官繼而毫社秦君守正復以通儒來守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廟居州之西北夾城地污下廣不盈畝庭宇像設不具惻然以爲陋謀徙而大之明年得地於州之東南極亢爽遂營新宮宮闕夫子於陳蔡者像之登於堂餘六十二子績於兩廡簠簋登豆罍樽俎春秋祀事凡所以用之者如禮卽其宮爲學室筵齋講庖口廩庫闕所以資之者無不備鑿宮前土山闢其扉以臨通達方其營宮也凡業學以吏者約制月奉餘亦率私錢以助幾百萬市材徵工神棲口基闕尙書工部爲郎中高獨典其事自夏及秋六月而工畢由是境內及旁郡來學者眾迺以書走東垣請予爲記予以謂王者之治敎化口本闕也古者國家黨遂之閒有學有序有庠有塾所以涵養其民爲至詩書六藝射御食饗以習耳目以易心志以充其

四體而變其風俗闕下腹之慾日用而不去閒陞其材以爲天下用
其或不率然後束之以法威之以刑罰其治本末如此故天下之
勢安危治亂每視其闕下吏受其民而牧之者當奉教化宣之於民
至於簿書期會刑罰法令一二胥吏職耳然非知治之審則亦未
嘗不本末倒置蜀舊不知闕下魯柳俗卉裳子厚不鄙其民動以禮
法爲新廟學亦自矜奮噫當文公子厚之時循吏爲多至使天子
之教化遠被夷貊獨善二子者闕下而能推其本也今秦高於莅治
之始建學校作士氣以奉天子教化爲已任使其民知中國涵養
之德釋然以慰秦漢唐五季之不幸其功豈下蜀與柳耶可謂知
本而得爲天子之吏之體矣是以樂爲之書金石萃編

嘉祥縣洪福院碑

泰和二年

失名

教之行於世者有三而釋處一焉釋本西方之教也至漢明□□
□□□□□□□□□□□□□□□□□□□□□□□□□□□□
以上以□都邑京府下至郡縣堡寨或山巖水湄之幽村步店之

居村中前臨通衢車馬往還交易聚會朝以繼暮喧囂雜沓又非

淨土□□□□□□踏未果之際□□□□□□可決□□
□□□是秋霖雨異常餘波暴漲及於院門眾議以爲在此非久
居計延卜遷之□□□□□其院舊未有名會□□賜□□□遂
□其□□□□□得青銅十萬而進焉朝廷因賜名曰洪福遂訪
求可以遷修之地得舊院之北古伏犧廟□□□□□劉通
之已業也延□□□□公略無難意遂□□□議曰旣修院適
用願施焉然猶未足其用也繼於次東□得劉氏地九□□□
□□二畝爽闊幽僻四顧□□□□峯巖壑巒岫則有擁抱之
雄面瞰沃壤園林稼穡則有觀覽之富左則有小山繇互若帳帷
然右則古□□□畫圖然冬無栗冽之寒夏無□□之暑春則
和氣先回秋則涼飈首至朝嵐縈霧則掩映而幽深暮霞透日則
返照而明媚形勢之□□□□有不可勝言者昔人於此□□
□□今卜之不知取而今取之豈天護持山川秘密必俟有道然
後昇焉延□□理乃朝夕□□□□□曾□憚勞人咸□之故

富者輸□壯者□□匠氏願□其工巧甄者樂爲之鈎陶自大定
四年甲申迄於十年庚□堂殿庖廩寮□□□□□備□□閒
者若□爲之櫟者若干輩焉□焉輪焉奐焉壯麗雄偉列甲諸剎
然是院之興也豈止一因一緣而已□蓋天人因感□□□□□
□□□□□□□非因□□難斥巨浸適湛恩汪濊賜以美名則
不必遷非劉氏父子施與其地則□□遷非眾□□□□□□
□□不敢□□時□□豐家給人足則□□□□□之行業足
以動人則不能遷惟是六者冥然相契若合符節此所以成此勝
□□□□□□□延乃□□□□□吾□甚孤吾□甚□□能
爲此實事之難苟無文記饒勒堅石歲月寢久誰復知者乃禱僕
族兄祖慶以□□□□□□□□□陵喪□而歸僑寓花林
者凡□□登高陟遐尋幽訪古憩於是院者屢矣因與延游而熟
其爲人而院之始末□□□□□□□□□兄甚見委□□
義有不□□者故撫其實而爲之記時泰和二年歲次戊□月二

十四日立 石刻拓本

鈞州靈泉禪院碑 泰和二年

馮仲端

釋氏之教大率勸善懲惡可以助邦國之治故能久而不已其所
立法蓋亦多門至於建蘭若萃苾芬是其一端也較於眾善口惟
艱哉故聚沙爲塔表積習之初市地以金示純誠之至季世而下
若倡首勸緣隨喜贊助而至是而潤色者成而保全者皆得無量
福果信不誣焉夫 字缺四者 字缺一有僧彥 字缺一來自中牟隱錫斯地
勸誘鄉 字缺七一方雨暘禱祈之所會大定三年國家許請名額乃
竭力化導 字缺十是年八月準敕牒賜名靈惠繼而又以戒牒度門
弟子三人其一 字缺一三年八月剃其三曰宋涓五年二月 字缺一涓
旅院門功績爲最有堂構之譽涓 字缺一九年十三出家禮穀師受業
至是得度受 字缺一迄大定十三年以本師囑累 字缺一持是院愈加
增益 字缺一三院宇堂殿已及五十餘閒輪焉奐焉式壯且麗正 字缺一
嚴奉如來之粹容法堂高揭天宮之寶帳阿羅漢列處於偏殿執

金剛對立於正門凡此數事皆涓師之所營辦又以承安四年進納度小師三人重奔重惠重宣泰和元年進納度小師重詮因曰是院也吾師創之既已勞矣我輩繼之粗已完矣諸弟子守之宜其謹矣念昔所賜院額敕牒當爲永傳不朽之計遂命工摹勒於貞石乃託敬公法師求記於予予與敬公則方外友也且道始末聞之亦足嘉尙義不必辭乃直書歲月以記之時泰和二年七月初七日史菴老人馮仲端記

新鄭縣志

伏犧廟碑

泰和四年

石抹輓

汜水之東南方五十里有山曰紫金下有村曰魯寨其間有廟存焉乃伏犧氏之廟也鄉民祭祀歲時不輟恒以月二及十五日香火禱祈焉泰和四年輓監守榮水磁窯西去魯寨曾不數里因民之祭祀亦敬一謁靈祠旣至彼考其遺跡殊無碑文壁記不知其幾年建立焉惟廟之近南有潭曰磨窩俗傳云伏犧與女媧乃兄妹當太古時人未息伏犧與女媧各於高山袞磨相合遂爲夫婦

而育生民以成世土爾愚甚惑焉且伏犧世始三皇道尊五帝觀河圖畫八卦之象造書契代結繩之政明大道而化成天下則大聖人也豈有兄妹爲姻以亂人倫哉雖他書有是說亦不足取焉嘗讀歐陽歸田錄所載謂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江南有大孤山在江中巖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之壻也余嘗過小孤山下廟像乃一婦人而俚俗之謬至於如此又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余嘗觀其廟像甚勇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廟此尤可笑者茲二說蓋歐陽譏祠廟之訛故錄爾今俚俗妄傳者又何怪焉我輩見斯謬而不爲質正雖鄉民日用三牲之祭亦何益焉因與本村王淵等議欲立石以書本紀使來觀者坦然見帝王之道庶絕昔日之妄免致後來之惑若夫伏犧之德萬世與天地同流豈待立石褒美爲不朽計哉眾人聞而亦欣然從之因採帝王世紀

錄之於後帝王世紀曰包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雷澤以足履之有娠而生包犧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歿包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於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故稱太昊都陳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曰庖犧氏是爲犧皇後世音謬故謂之伏犧尙書序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注云伏犧以聖德伏物教人以犧牲故曰伏犧伏字或作宓左傳曰伏犧以龍紀官易繫詞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帝女媧氏亦風姓也承伏犧制度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爲女皇未有諸侯有其工氏任知刑以強伯而不王以水乘木非行次故易不載女媧氏沒以次凡十五世皆襲伏犧之號淮南子曰往古之世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

不周載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川積蘆灰以止淫水晉摯虞贊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尙醕醢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王彪之贊悠悠皇犧體寂神澄无爲而化世道之凝不知有之冥威自興因應之跡畫象結繩泰和五年六月朔立

紀水縣志

大茂山總真洞修殿碑

泰和四年

岳安常

竊以深山大澤寔神龍之所居焉觀其陰雨之所晦冥風雲之所吐納協其時而啟閉應其候而殺生非有神爲之主宰亦安能至是耶夫五岳者實洞天之所也據方作鎮列地成形曰東曰南則有岱衡之尊雄曰西曰中則有華崧之鞏固惟北岳恆山者號爲大茂焉前則與太行相連而至於河左則夾廣閭爲輔而入於海上參乎畢昴之精俯臨乎趙代之境高聳峻極乎四千丈磅礴迴乎三千里凡有國有家者莫不加禮而致祭則有常典在焉其神峯之西南不二十里於巔厓絕壑之下有洞曰總真古老相傳

謂之金龍洞也其洞極深莫測或有持松炬行數十里有河水湍
流人至此而不敢涉迺迴焉爾雅所謂恆山有太元寶泉者得非
是乎歲或旱人不遠千里而來祈禱無不應稍褻瀆則洞中號怒
池水洶湧迅雷烈風應時而作人急焚香謝過乃止由是四方之
人彌加敬信自宋守臣薛安撫嘗親三詣龍祠祈雨皆得感應於
是表上封爲利澤侯又加封明惠公迨至本朝因其舊封而不改
今上卽位復以金龍負符簡而投於洞中嚴禁樵採仍封閉洞門
以絕出入前舊有龍祠不能究其建立之歲月有杜師者修真士
也於洞側起圓室而居已數年矣爲人所敬信欲重修殿宇與其
道眾謀之計財無所出鄉豪李敬等皆輕財好義卽贊成之於是
富者施財貧者助力匠者輪工故築室採木畚去鋪來蜂攢蠆聚
役畢舉而師未嘗出其堵不踰年而殿宇繪飾一新予友人李師
謂予宜記其事故謹述之泰和四年歲次甲子冬至日立石

重修潤國禪院碑

泰和五年

趙良

竊以恢宏妙道□由□□□□□□必□修真之士如來扶世
□□示人覺羣倫冥昧之心□□類倫之苦故□□且異古往
今來未有不宗師者大蓋□教理極淵深功誠廣大敞□窮之法
門樹无爲之妙行也今魯山□陽石寺有古□一所□潤國院荒
久矣而終不知其所稽諸□記自隋始有乃開皇十□年金紫光
祿大夫張熾所建也有住持□淨□立石□后廢□興數世縣邈
弗可眞知然忽聚忽散少無住持時有里□□□省嗜□□□
三十有二夜夢非□二□□□殿忽有一人謂曰汝至三十八
歲壽命終矣復歸□府忽然而覺時□幼穉不足爲□后數載一
日郊外遊獵神□昏□□□力□忽然猛省則夢得非射使之然
乎言三十八歲命當盡矣今三十有五只有三年陽壽審作何福
業待延其壽因□至古寺見殿宇摧殘聖像潰毀遂思念言豈非
延壽之地乎歸語妻曰我欲修寺用延壽命□□□妻忻然而

謂曰汝欲修寺妻亦同辦夫倡婦隨同成斯事遂禮隆長□爲師
訓□法名明□□化本村王□施到法堂地基□閒此□人者宿
神□□乃前因后果所感如斯性行溫□動有君子之行常存仁
義之心故此報也同楊斌主典於趙村院請超公住持修建捕基
數人得石一所傍立二十四孝形像上載之曰邢州內邱瓦匠高
妻曰□□至此□意欲豐□願修寺時大宋年也至今泰和元
年超公圓寂復請嚴公住持乃中都昌平□僧也戒德孤高甚有
勤勤淨明又施金壯鐵像□□伽九事羅漢十□法堂內安置與
人增福延壽乃足寺□也□以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又曰□界□
□□□此功德常在□空有窮際此不可思議□□如如大法
雨不捨亦不取以發迴向無□生可□□□□心自性成□身
不由他悟伏願聖壽萬□□文武千秋國泰民安法輪常轉□□
□□有□資□□有情同登彼□泰和五年歲次乙丑中□□日
淨明淨妙劉□□□□□□□□□□□□□□□□石

刻拓本

鉅野縣漢御史卜公廟碑

泰和五年

張濬

若夫崇讓道振時俗正天下之風者斯謂仁人奮忠節勤王事行
眾人所難者是惟君子誰其有之則卜公其人也公諱式字子伶
河南人也漢興承秦之弊風俗薄惡民人頑嚚在下者許簪德鋤
成不遜之風在位者遠害全身乏忠義之節惟公初以牧蓄爲事
有弟旣壯迺脫身口田宅財物盡與弟獨取畜羊百餘入山牧十
餘載羊至數千頭乃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公分復與者數矣時
國家方事邊公上書願輸家財之半以助用度上使使問公欲爲
官乎公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使者曰家豈有冤事欲言
乎公曰臣生與人無所爭凡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
樂從何冤之有竊念今邊事方動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
輸之如此則虜可滅而邊乃安也使使者以聞爲丞相宏所抑上不
報數歲乃罷復歸田牧歲餘渾邪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盡竭貧民

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公復持錢口十萬與河南口官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公姓名曰是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者乃賜外繇四百人公又盡復與官是時豪富皆爭匿財惟公尤欲助費上於是公終長者乃召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口口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公不願爲郎上曰朕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公旣爲郎布衣草躡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見而善之公曰非獨羊也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以治民拜緱氏令其民便之遷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朴忠拜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公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下詔褒美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代石慶爲御史大夫旣在職言郡國不便鹽鐵而口年之算可罷上不聽因年老告歸田生二子虎彪虎爲沂

口太守彪爲水衡都尉公爲齊相時子孫多在齊旣致政將游於齊病終口此鄉人思慕同助其葬仍爲之立祠而歲時祀焉曩經兵革其祠寢壞碑銘無存大定之初四十五代孫并吉任單州司候判官將復營其祠未成其志而遽然告殂哀哉其後并吉二姪一曰海二曰義迺率眾族同爲經營載新其廟貌俾精魄有所依歸迨乎落成將立石以紀之屬余爲記愚以謂公在家則讓其田宅以與其弟居官則奮其節義以報於君忠孝兩全

下缺

石刻

拓本
以上原列卷七十九

三原縣后土廟碑

泰和五年

王希哲

竊原混沌旣判陰陽遂分穹窿而在上者謂之天盤礴而在下者謂之地天氣資始而不能資生能資生者莫大於地地勢坤坤至柔以和順奉天卒能生成於物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此贊美坤之爲用也伊六合之外邈無端倪難以形詰置而勿論如以禹治九州之限論之取人易信內有

嵩泰衡華恆五嶽互列江河淮濟四瀆旁流上中下三壤有敘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各殊此上所產之物並有所宜皆坤輿所載而隸主之可見祖萬物子百靈長養無極含宏有餘者矣略陳人所賴者稼穡人之倉桑麻人之衣棟宇取材於山林器用運土於埏埴珍藏有金玉珠璣異貨有羽毛齒革以至疾病有請禱之法出入有所向之方靜而思之人生一世未有須臾不資於地者故物理論稱其德曰母神曰祇亦曰媪大而名之曰黃地祇小而名之曰神州亦曰后土黃地祇舉八極之外地神州舉王畿千里之內地所在皆得言之凡立祠廟尤所宜矣若夫三原迺漢池陽之舊境也縣之東有后土廟在神泉鄉今名龍泉鄉出郭門直行十餘里至大王村右轉北向入浮山或云釋典所載取象西方佛國脾浮羅原與此無異可不偉歟又名荆山禹貢所載導岍及岐至於荆山疏云在馮翊懷德縣南是也其實一山而兩呼之谷行不遠已達於廟清流遶徑漑數頃以常收古木凌空歷四時

而俱好三門三閒十二架過樂臺正殿曰坤柔五閒三十架獻殿并撲水八閒二十架仰瞻神像以婦道配天繪塑冠服一如帝后之狀側有五嶽殿三閒十五架兩廊靈官堂禁神位子孫司客廳通計二十五閒七十架次東北隅翼然有亭三閒十二架以上屋宇皆山節藻梲曲盡其妙亭下有湫周圍與亭頗等水色澄湛深不可測餘水出於正南凡遇歲旱至誠祈禱卽日雨作生民蒙潤多矣三輔閒聞往往取水於茲登高四望東連唐高祖憲陵西接武宗端陵二陵相照屹然而起爲廟之肘腋也南對長川瞰渭陽之春樹北依大阜背漆水之驚波爲廟之襟帶也谷中地勢或掩或抱或高或低奇詭不一難於具陳據此形勝寶耀下之爲最也每當季春中休前二日張樂祀神遠近之人不期而會居街坊者傾市而來處田里者捨農而至肩摩踵接塞於廟下不知是報神休而專奉香火是縱已欲而徒爲佚遊何致民如是之繁夥哉粵有里人梁再興梁勝梁玘昆仲等嘗記遠祖創始之日誠心所感

致有祥雲瑞霽垂覆於地地係已業卽於其地南北取五十步東西二十五步不受鄉人助緣獨力修成人稱爲梁家廟至今父老猶話其事祖父梁棟於宋慶厯四年重修父梁再成於紹興十年翻修欽遇聖朝太平日久梁氏昆仲於大定二十五年明昌元年承安五年泰和元年四次添改修建至於完備一無所缺克遵先訓止辦家財亦不假鄉社一毫之助難乎其入矣故世世相承居處廟之右出入廟之下永爲廟主噫勸廟成功非是一朝之夕勒碑頌德庶傳千載之名戒爾子孫敬哉無替先蒙求記僕謂池陽多才俊善屬文老夫憮憤不能爲也其請益堅謾索枯腸而書其大槩云耳時泰和五年乙丑歲季春上休日謹記

金石萃編

重建龍神廟碑

泰和六年

鄭澤

縣城北七里許有古魏城城西北隅有一泉其實如綫派分口口遠護百里活芮之民斯水之功也頃年遇旱歉令尹因而禱之遂得神應乃降甘雨始命爲龍泉也制小屋圖其形寫龍之貌爲鄉

人禱祀之所邇來十有餘載神屋破漏牆壁頽毀圖形剝落日爲牛羊蹂踐穢雜腥臊之地洎泰和五年自春徂秋厯四甲子無雨雖有風雪亦不及農用土地磽确墾種不入夏四月中夜有神人貽夢於羣牧使袁公茲土憊陽日久子何不親告龍所公夢覺曰我以職司此地所部不少況黎人懸懸之心思雨如渴神夢若生胡不爲之行乃命駕幸所部詣神致酒脯敬陳夜夢陰以祝之其夜二更風起雲布甘澤大降乃擇吉日備椒漿桂醕三牲以答神應爰命官僚同觀樽俎之盛也澤乃詣神祝曰澤官忝字人昧於前知乃令神居處狹隘牛羊無禁斯澤之政闕也然甘澤降矣其於耕種之勞足卽未足神能驅作百神加大雨使耕者無礙於捍格種者不懷焦悴之患如神響應卽集鄉人剷除舊舍建立新宇炎炎赫赫必使光明斯神神應也如截道颶如敲石火之疾不若也大降甘雨勢如盆傾沛流百川原隰滋茂使禾稼得所耕人笑歌乃命鄉人庀工徒具畚鍤祠屋重新丹青四口古木環鬱山

翠迴合乃自然肅敬之地也使巫者啟口大陳羊豕馨香品列以
答神知有山有川卽有靈有所有天有地卽有君有臣向使靈不
應人何以敬臣不信君何以知夫礫石不去壤壁同之蕭艾不去
蘭蕙同之神之無靈草木同之斯人與神其道不遠矣泰和六年
月日

芮城縣志

立義坊重修社壇碑

泰和八年

任偉

竊以人之生也非土無以立命而其所養也非穀無以爲食及乎
其居既有乃粒又豐則報本反始之道烏可闕乎故聖人爲之立
社以教民示報焉成周之法自大夫以下成羣而立社曰置社降
迄秦漢雖非大夫但民居五鄰以上自爲立之曰里社皆壇而不
屋各樹以土地所宜之木所以達天暘仍俾民望而師敬之自爾
沿及於後其間巷村坊或立或否以興以廢其事固不能一設非
仁者之里其社之常敬者鮮矣立義坊社故老相襲不記其來第
以歲月縣遠基址傾圯不任其祀至大定二年季夏耆老李珪等

相謂曰我里居民不啻滿百且其家曰戶曰竈設有頽毀甯肯坐視而不葺矧茲眾祈報之所豈全無用心於增飾者乎於是迺即日命畚鍤登登馮馮是版是築信宿而新之自時厥後又以其成孔易所費頗輕眾意因循恬不復顧以致廉隅日以傾階砌日以平樹木成枯槁兒童戲其上漸爲隙地至泰和二年夏里居曹鑒毅然發憤曰神依人而行人心之喜神其亦然社圯至此不敬之甚遂割家貲輦石僦匠特爲完甃未浹旬而工畢次植雙榆日益滋茂其爽塏嚴潔特殊於昔每二時之祀眾心比比沿象致敬焉至八年春祭之餘眾議悠久不廢之敬初卒無渝者或曰欲然則莫若刻之以石歷敘作廢之由置於其側仍構亭以覆之應曰可遂差等備物鑱石須材與其務不日而成非用心一圖事敏烏能至此哉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人情皆是也否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相誘爲博奕者又有之惟是里也異乎此老訓少以孝長語幼以弟與人以忠出言以信或三餘之暇會究以

經史以古之忠臣義士遞相詰難可不謂仁者之里乎其於祀社之敬不言而喻與夫酒食博奕之徒豈可同日而語哉僕以養拙寓銅川之西山吾儕李天琪與一二鄉友不遠百里特來求記辭不獲已兼敝居依郭稔知其事非敢爲佞故不讓而識之以示來者

潞州志

立義坊義冢碑

泰和八年

栗希孟

嘗聞人之既富則仁義從而興焉此乃人情通論其行之也不過捐已之有施與不怠賑乏周無而已知有廣利益之心無閒存亡以至掩骼斂朽而樂爲之者以此知其人心之運深淺相懸詎能一揆而測亦非貧富有無之閒矣立義坊乃本邑之仁里也每春秋社祭之餘又議以利澤之溥不求其報者曰自五季干戈之亂洎宋末寇盜相仍其天非命不可勝數距東門外未遠二里京觀在焉每雲昏雨濕啾啾之聲乍有乍無其冤魂滯魄末由振拔與其他所用心豈若於斯時一奠酌賻之以錢幣其益不亦多乎同

音贊之曰餘莫加此遂自大定戊戌歲由王朗等爲首越清明未
至三日糾斂香紙果饌仍命緇徒詣其所作梵誦經爲資薦之具
自始迄茲三十餘禩威儀愈至於肅整牢醴復加其豐潔雖造次
緩急曾不一廢其利之沾有可驗者至泰和八年三月又於郭東
北坊後置墳一所縱橫如式眾約應有遺餘暴露枯骸之無主並
以時斂其用心之仁不亦溥哉且他人之仁或利而行之或有所
畏避而行之舉斯眾以較其於安利殆庶幾乎念利及幽旣設之
以莫祀又立之以墳兆求之古人見亦無幾昔王恂之葬書生流
芳古昔王果新石崖之斂乃親見其人或銘碣預報而爲之然猶
爵顯當時名流竹素爲後人之美談矧若輩推心至是其陰功利
宜然難究言將見由此之後是里也士者貴農者富工者成商者
通義夫節婦孝子順孫繼踵而出焉僕與眾非止一日之雅念有
善不揚殆失君子之行故摭其實刻諸翠珉以示後世冀無輟其
事焉

潞州志

重修趙王廟碑

泰和十年

失名

嘗聞歷代明王聖主忠臣烈士爲國而崩薨之後京畿城邑聚落之處無不建祠堂而乃祭享一方之血食況不負生前輔治之明忠矣縣治之西距半舍許白寺山隅有古跡晉國趙王神祠在焉始建於大唐開元九年屢罹兵燹焚蕩無存焉迄今大金泰和十年庚午之歲有本縣長豐鄉白寺寨居民趙弁頓發誠意謀諸是邑鎮居鄉村善士同心各捐白金青蚨或馬牛羊豕協助口口木工鳩工梓梓遂構正殿三楹內塑神像東西兩掖牲廚神庫三門煥然一新規模壯麗侈於昔者工始於是歲仲春至孟冬落成凡百工役之作眾神陰佑不聞其喘息之聲乃易爲矣廟貌嚴饗使斯居民致祭者有所起敬焚修者有所瞻仰下口生民獲無疆之福上祝皇圖億萬載之鞏固恐歲久湮沒姑記其石以延歲月云爾是以爲記時大金泰和十年歲次庚午仲冬上旬立石

石錄

滑縣金

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王若虛

昔子閒居於東垣聞沃州甯晉有賢令尹民樂其政歌而舞之聲化藹然愈久益播心竊慕焉旣而知其爲吳君公妙也予與之同年而昧其平生獨謂君讀書爲儒能以壯年取高第此必有以過入而其優爲一邑固所宜者蓋秩滿來府始獲拜之儀度表表望而知其不凡卽之愈深不覺歎服益以所傳不誣可信翼日別去予亦尋走雕陰三年復來不知君之安所在且爲何職居未幾松水之民有乞書其前宰之政者問其主名則公妙也從而徵其實則曰自吾令下車賦役以平刑罰以清奸宄不遏而懲仁廉不率而興煦風泠泠稿蘇渴醒民飽而嬉相忘乎無事斯亦古人之至化也蓋其剛柔適中緩急得所勤故不廢事簡故不擾民明無不察毫髮莫欺而其寬也又足以有容政是以和而克用又此其大凡也長上有德而下不知其罪大矣知焉而無報罪又甚焉吾儕小人其曷以報公著之金石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

也叢爾敝邑則唯是之知書與不書公何損益哉然所以示吾心之不忘則非是莫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矣在他人猶當不辭況吾公妙哉守令之重尙矣而得人實難故赤子每不得乳於其母言良吏者必予兩漢然自今考之可以屈指數則若公妙者豈易得而其民之遇之也顧不幸而可喜耶宜役之言不忘而予亦樂爲之道也公妙諱微咸平之平郭人登第於承安之丁巳其始任建州軍判旣以廉陞故超授雷晉云

并南遺老集

單州烏延太守去思碑

大安元年

張名闕

烏延太守公銳隆州人也自先代以來有安邦定社之勲分茅列土變世不絕公幼聰敏好學不倦年甫弱冠登進士第其臨政也剛明果決凡可以爲斯民利者斷然必行曾不爲小節拘眾人罕測望風敬憚所至爲治最自刑部外郎遷單守來署邑事甫下車民有訴其水患者曲加矜恤轉覆上司獲免租稅而民得以安不意宋人寒盟侵擾邊鄙聖人赫怒命將出師以征不庭當是時也

軍旅之用飛芻輓粟之役一出於民河南最爲近邊其閒應辦方之餘路爲多本縣所派糧車數百輛丁草六十餘萬捆公知民之難特申行部得以減免又發養驛馬七百匹見其羸瘦者但以溫言勸諭勘令秣食不踰月而肥腴人亦無苦於鞭笞者漕運船五百餘隻挽夫千有餘人適值大河流澌遂爲申覆俟春正起運夫減其半故民力不疲而官事辦公之施爲皆此類也非上以盡憂國之心下以拯愛民之意而能然乎迨南宋來成百姓息肩卽勸課農桑興修學校敦孝弟別長幼未及期年而風俗丕變雖漢黃霸之任潁川召父之守南陽少卿之莅渤海文翁之治西蜀當與並驅爭先矣朝廷選公卿之良吏知公之爲政如此待以不次加少中大夫授戶部郎中復過斯邑邑人攀轅遮道歌詠其德邑中耆宿俱相謂曰何若寫諸貞珉傳之不朽乃命工刻石於官廳之側令後之爲民師帥者得以勸焉

魚臺縣志

清豐縣重修宣聖廟碑

張獻臣

水出於源涸其源則流不長木出於山伐其材則山不茂物固有
所自出也於其所自出者而有以缺三則取之不竭用之不窮尙
何流之淺材之乏哉學校人才所自出也學校之廢欲人才之多
其可得乎故學校不可一日廢於天下自有虞氏有大學小學之
別上庠下庠之分三代以來雖質文殊尙損益不同而學校之設
未之有改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名雖殊其實一也其文見於
載籍其法施於後世者莫備於成周家有塾黨有庠郡有序國有
學重之以師儒敦之以教化使衣冠絃誦於其閒者皆得熏陶乎
忠信孝弟之風饜飫乎仁義禮樂之說以至道德一而風俗同近
自京師遠及諸夏無有不被其化者以學校之設徧於天下及於
四海故也吾夫子踵武古聖以詩書禮樂之文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之道鳴於洙泗之上溢乎齊魯之閒從之受業者三千餘人相
與講明傳授有得聖人之一體者有具聖人之體而微者其速肖
者僅七十人或入室或升堂有以德行言語文章政事著名者類

皆聖人教訓而成之也而後高祖誅項羽漢兵圍魯其中絃誦之音不絕是時去聖人已三百餘年尙循循道義不更所守豈非素染聖人之遺化者哉惜吾夫子有德無位若當居周公之位則天下之化幾何不爲東周者哉自漢而下當塗之君豈無意於上世之隆然不能發明先王之意京師雖立學郡邑則無聞焉蜀郡之學校文翁能興之天下之郡守安得人人如文翁焉桂陽之學校衛颯能修之天下之郡守安得人人如衛颯焉嗟夫當時之立學不始於在上反始於在下宜乎養士之方止及於一郡不徧於天下爲漢之君臣其亦可愧也哉自後雖隆於貞觀開元之閒天下之士烏集於京師徒炫耀一時而已又豈有上世聖哲教人之_字我國家累聖相承其於學校尤爲留意洪惟聖上學本生知智由天錫觀人文以化天下豐聖德以宜日中贊神化之丹青啟羣聖之耳目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以作成天下人才又許破省_字錢蓋文宣王廟其瞻學田顧役事_字一官者還之

抑見儒化文風洋溢乎四表矣然而尙鮮有賢守令推上德意敦崇五教化及野人焉按圖經清豐縣乃舊之德清軍魏地之大邑也桑麻四野雞犬之音相聞舊有宣聖廟歲久不葺止有正殿大門而已然而上漏旁穿垣壁頽毀荒涼殆甚大安元年洛水朱鶚者方爲縣簿與縣尉幹勒義歎學校之久廢非所以仰副聖君崇儒尙德化民成俗之意親破已俸勸誘進士李山等補漏完缺創修齋廊挾廈二十餘間經之營之不日成之仍具籩豆簠簋樽彝爵牟薦獻之器以修春秋釋奠朔旦釋菜之禮故能役而不怨勤而不費君子可以觀政使圓冠方領而至者涵泳聖澤沐浴道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解衣逍遙口吟手披優入聖人之域行見英俊輩出學優而仕他郡不能偕矣一日縣簿宋公尺書來爲求紀其實余嘉宋公不務苟簡於一時深有贊助邦家化民成俗之意使邑人瘠於義者今焉腴於道昔之遺其實者今焉咀其華是可書也於是乎書碑刻石於堂以紀落成之歲月大安改元中元日

泗水縣重修舜帝廟碑

大安元年

陳恕

帝舜有虞氏按帝王世紀曰自顓頊以至舜七世矣舜姓姚氏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長敬長生句芒句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妻曰握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名重華字都君家本冀州其母早死瞽瞍再娶而生象象傲而父頑母嚚咸欲殺舜舜能諧和大杖則避小杖則受年二十始以孝聞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耕於歷山之陽耕者皆讓畔漁於雷澤漁者皆讓淵陶冶於河濱陶者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於是乃命舜爲司徒太尉試以五典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乃命舜代已攝政明年正月舜始受終於文祖以太尉行事

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舜年八十□□仲冬甲子月
次於畢始卽眞以土承火色尙黃以正月元日格於文祖申命九
官十二牧以禹爲司徒舜年八十一卽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
而使禹攝政五年崩年百一十歲也尙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
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此閒舊有舜帝廟居民每遇歲旱求之曾
不崇朝沛然雨足以其年深廟貌聖像廢壞本村夏聚等鄉中糾
率村眾因其弊而更新之庶盡鄉人欽崇之意囑予作文以紀其
事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之日事迹顯然可見乃命工具刊翠珉
將告來者大安元年二月日陳恕撰 石刻拓本

洞眞觀碑

大安二年

失名

洞眞之觀起自楊公楊公之來本□□□淄川人氏素耽山水年
踰不惑遂別鄉□□邱壑抵萊蕪近山口觀其山明水秀是□□
焉之計故乃結菴修道養志凝神泊泰和中年踰耳順喟然長歎
曰身沒之後菴□誰主耳惜乎學道之因謬爲愚俗所踐也□乃

拂衣長往東居樓霞啟於長春子邱君曰身將老邁本菴無主願
捨先生邱君曰他州別路我菴尙棄安用爾爲楊公懇禱再三邱
君曰若肯堅志立契交錢可受遂依所主昨於戊辰年益都府君
賣名額邱君遂令同道王玖前來買山口并白鶴口爲洞真觀庶
幾一方千載永爲作福之地耳大安二年十月望日

石刻拓本

重修中嶽廟碑

大安三年

趙亨元

天道信覆物廣焉地道貞載物溥焉品彙亨巨細分焉山嶽奠尊
卑位焉夫稟天地貞信之道鍾渾厚精秀之氣據高大峻遠之形
而神居其中者獨維嵩高之靈乎爰古迄今載在祀典尊帝號嚴
廟口騰耀烜赫縣歷及千百禩之間而豈不爲雄望偉望歟肆哉
國家補闕興廢歲時祀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禮也越自大安二
年三月工部以符下河南府慮其曠日持久湮壤殞剝給錢命官
俾完葺而修起之委芝田主簿邵公親督其事公乃申請於府乞
登封縣主簿懷遠陁滿公佐焉且曰天地之道貴信貴貞神靈之

心精爽爲應豈有爲人臣者翼戴上命而肆誣矯不以誠哉公乃率其同佐諭以下情於是齋沐勤瘁朝夕爲務籌計所費舉度其功不窳斂以動人不徵求而逼物工匠畢帙而不愛其力胥吏催督而罔逞其私故所費者省而其功大以四月十七日始役十月初一日告成陲滿公贊就其事正殿廊廡雙亭草參亭門額丹楹畫棟翠瓦朱甍煥若一新內遵制度外飾采色其文質彬彬然自非公以誠而感眾眾以誠而徇公其孰能與於此市人居之者喜其易營而獲於利路人瞻之者樂其載完而肅於儀井邑輯集城陬閭聚一方之受賜多焉公不矜其功不伐其勞而嘿如也或有勸公薦誠禱祈者公應之曰豈有徼一時之福利於一己哉方今明天子在上化民示儉盡物體誠彌綸輔相天地之道臣下當以誠而奉行之敢自私焉將見上帝垂恩儲祉符瑞紹至請其升中之禮俾萬世激清流揚微波騰茂實蜚英聲是所願焉故摭口而敬爲之銘曰

天清地甯品物流形氣鍾山嶽嵩高維靈聿新廟貌報存禮經棟
宇制度俎彝典刑斲削材栢繪飾丹青飛簷峻廡漆牖華櫺孔明
祀事德薦維馨至誠可報敬以言銘寫立貞石炳如日星神兮贊
治億萬斯齡大安三年三月日立石

石刻拓本

眞定府元氏縣開化寺羅漢院重修前殿碑

大安三年

劉夔

竊觀開化寺殿閣宏麗材木森聳前列兩廊殊分十院顯梵宇之
尊崇實元氏之嘉善也惟羅漢之宏敞占東南之一隅前殿後堂
東廚西寮特按僧門之制度因值兵火焚毀前宇我國家撫定之
初歲次天會庚戌賴有二農士趙雄郭亮助先師智顯復建是宇
奈人心終未安妥僅得木石草具粗備風雨四壁閒曠方至明昌
歲逢癸丑纔是吾僧住持是院俗姓梁氏法號道宣易圓覺之經
講唯識之論戒律精嚴耳不聽於凡聲目不視於非色出入秋毫
無所犯德眾日增補南殿之久廢創吻瓦之一新事事無不周備

而更嚴飾內像擱換七佛妝染百金水陸一堂工費千索非吾僧
之至善而莫能與也俱所獲利養而不積罄乎所有盡給齋供之
用兼贍往來之賓仍施本院舊產悉歸常住不遺寸壤眾口籍籍
誰不欽羨遂推伏入於長老之位以至街談里語但見落髮而不
循者反以顛倒之言而呼梁唯識之號其行業有如佚者以今方
古斯人難得不其然乎本院郡弟遇暕輩竊恐吾師之名久同滅
裂遂乃命工採石以鐫始末度傳之不朽特召僕以代其說卽應
之曰老亦歸釋曾預於講席之下屢欲陳頌以播德恐貽於詔而
況見召乎遂筆以載其事記歲月之云耳大安三年歲次辛未重
陽日 石刻拓本

投龍碑 大安三年

失名

大金大安三年冬十二月廿九日宣差體元口師中都太極宮提
點賜紫李大方并鍊師劉道門被旨於崇慶改元春上七日詣太
極宮羅天大醮三晝夜千二百分擇初四日御署青詞五日入齋

七日子時散壇遣官行禮載敕高功捧玉簡金龍環壁之懇遍詣
名山大川岳瀆水府投送爲國祈恩與民請福冀凶寇不生甘霖
時作始東封泰安岳祠投龍伸表卽日有瑞鶴之祥膏雨之潤次
及天壇濟瀆嵩山中嶽皆獲雨雪之孚再至西嶽投口一夕雨足
來和氣屏凶災已而之終南太一元君廟池炷御香焚密旨導靈
湫晝夜小雨霏霏次夕沛然而足仕民歡泰萬口一聲皆曰賴聖
天子在上精誠所感旋獲膏液歲登之望立可待也況大方叨預
皇華之遣敬伸丹素之誠自開元以來七百年矣司馬天師之後
今第二番非世道交興曷以得此且朝受命夕飲冰敢不兢兢其
職適以假道臨潼往迴駐足華清宮卽憑舊隱之地荷闔宮淨眾
在縣道民具威儀陳清奠慶美霖告霑足八處降香七獲靈應而
獨恆嶽未然以待他日因書之壁敬紀聖朝神應之速將告諸來
者以激其精誠之至云

石刻拓本

投龍碑

崇慶七年

失名

宣元投龍使體元大師中都太極宮提點李太汝廣道同鍊師劉
道元道奉聖旨欽詣嵩山靈嶽投送金龍假道於此宿僊鶴觀賴
主公鄉友宗人見勞以清茶談心終夜不能已也因誦石刻端明
侍郎詩天后韻偶得拙惡漫次其韻呈仙鶴主人以爲後時故事
時大金崇慶改元二月春五十四日也

石刻拓本
以上原列卷八十